

# 指劍為媒

4

(台灣)  
卧龍生著

花城出版社

I247.5  
3927



# 剑为媒

④

(台湾)卧龙生著  
花城出版社



## 挫敌鼠窜逃

龙门老人道：“戴兄还有随行人员在此么？”

戴天行摇头道：“没有！不过，他们倒是愿意替兄弟送信前去洛阳。”

石承先原也有些奇怪，戴天行怎能在转眼之间，找到前往洛阳送信之人，这时，听得戴天行说得如此肯定，不禁想起适才遇到的葛文青和邱振武，顿时失声道：“戴老，你可是请那葛大侠代为送个口信么？”

戴天行笑道：“不错！”

龙门老人闻言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那葛大侠，可是和你齐名的二王中的药王葛天森么？”

戴天行笑道：“葛天森现在洛阳城中，兄弟要通知的人，就是他们！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除了葛天森，又有谁个姓葛的大侠？”

戴天行道：“兄弟是请石城商隐葛文青和形意门的长老绵掌邱振武两人带的口信！”

龙门老人皱起了眉头，接道：“他们……怎会来到了龙门？”

戴天行忽然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老丈，说来说去，还是因为嵩山少室峰头之会引起的啊！”

龙门老人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那与他们何干？”

戴天行道：“老丈不是知晓那形意门的掌门人荆长虹，已然暴毙了么？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当然知道。”

戴天行道：“这就是了！形意门表面之上，是按兵不动，实则，他们一直在暗中查访……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敢情那形意门并非是想象中那等怕事么？难得的很！”他语音一顿，又道：“那葛文青呢？又为的是谁？”

戴天行道：“葛兄为的是他兄弟葛文松！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葛文松怎么了？他并未丧命啊！”

戴天行道：“葛文松虽然未曾丧命，但他却已失踪很久了！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这么看来，他们是知晓了澄因大师在此的了？”

戴天行道：“据兄弟所知，他们似是知道此事！不过，他们能够进来此间，却是因为发现了天香门手下之人，在这龙门一带盘桓之故！”

龙门老人忽然朗声一笑道：“妙啊！老夫原以为将澄因大师救来此处，真是神不知鬼不觉，不料不但天香门属下跟踪而来，甚至连形意和丐帮也都派人赶来，看上去他们倒真是不可小视呢！”

澄因大师合十道：“老施主，贫僧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说不当说？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澄因大师道：“他们既能跟踪老施主至此，只怕咱们走

到任何地方，也脱不开他们的眼线了！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是又如何？他们还敢把老夫如何？”

澄因大师皱眉道：“老施主，贫僧不是惧怕他们，你可莫要错会了贫僧之意！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大师究竟想说什么？难道你是要老夫放手不管么？”

澄因大师摇头道：“错了，贫僧之意，咱们不如先下手为强，不必在此等那天香门属下，先去嵩山找那轩辕施主，问明天香门掌门人住在何处，再行与他理论多好！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大师的想法，果然不错，只是，老夫依然不愿苟同。”

澄因大师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大师！你别忘了，戴兄和石老弟都见过那轩辕琅了！但他们为何却不去直找轩辕萍，而要跑得远远的来找你呢？”

澄因大师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……贫僧正要向戴施主请教了！”

戴天行闻言，笑道：“大师，请教不敢，只因那轩辕琅说过，天香门掌门人的行踪，飘忽无定，而且武功极高，所以，他要兄弟千万不可轻举妄动……”他语音一顿，看了石承先一眼，接着道：“何况石老弟那杀父的仇家是谁，眼下尚未查明，咱们如是去找天香门，岂不是有些师出无名么？”

澄因大师道：“施主之意，倒叫老衲不懂了！”

戴天行道：“大师，为了确定石啸风到底是否死在天香门的阴谋之下，咱们最好先将那参与嵩山剑会之人找到，然

后查明一切，再与天香门周旋，也不迟啊！”

澄因大师道：“施主说的也有道理！”

但龙门老人却道：“办法不错，但眼下却不大合适的了！”

石承先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那天香门援手即将前来，咱们一切要等遇到他们以后再讲了！”

戴天行似是依旧不同意龙门老人之见，闻言笑道：“施主，这事不能略为改变一下么？”

龙门老人大笑道：“戴兄，只怕来不及了！”语音一顿，指着门外，接道：“他们已然来了！”

石承先这时耳中也听得有人行近之声，脱口道：“不错，有人来了！”

戴天行伸首向外看去，只见远处的河岸之上，如飞般奔来一群武林人物。

他不由得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当真的来了！”

澄因大师双掌合十，口喧佛号不已！

龙门老人笑道：“大师，你眼下这身袈裟，如是老喜欢合十念佛，那可有些不合身份啊！”

澄因大师一怔道：“是啊，贫僧忘怀了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那六七条人影，已然奔上了西山。

石承先皱眉定睛望去，只见那来人共有七位，他们踏上西山，便直奔周化雨藏身的那间石窟而去。

他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那周化雨已然负伤，其余的九人，皆已丧命，他们赶来此间，又怎会如同事先约定了

一般，直奔那间石洞呢？”一念好奇，不由得举步向外行去。

石承先这等行动，本来就是没有事先经过思索，是以，戴天行欲待喝阻，已然来不及了！

他走出洞门口，向右侧望去，只见一股淡淡的红色烟火，正打那周化雨存身的石窟之内，向外飘飞。

顿时，石承先恍然大悟，敢情，周化雨已然燃起了标明地方的信号！

明白了缘故，不由得失笑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这时，龙门老人也踱到门前，接道：“老弟，什么事使你失笑了？”

石承先脸上讪讪的把自己所疑之事说出，龙门老人不禁也笑了起来，接道：“老弟，老夫也是这么想呢！”

澄因大师和戴天行两人，眼见他们已然现身，便也跟了出来。

此刻，只见那进入周化雨藏身石窟的七人，忽然又退了出來。

他们在洞口一路张望，便迅快的向四人奔来。

龙门老人笑道：“老弟，他们发现咱们了……”

语音未已，那七人已自赶到面前。

石承先打量了这一字排开的七人一眼，却发现其中有着—位旧识，正是自称天香门中州分坛护法的蓝羽。

那蓝羽看到了石承先，也不由得脸上神色—变，惊哦了一声。

石承先未等那天香门的高手说话，便先自向蓝羽抱拳笑道：“原来是蓝兄么？久违了！”

蓝羽只是苦笑了一声，没有答话。

此刻，站在七人当中的一位秃顶老人，忽然冷哼了一声，向蓝羽道：“蓝兄弟认识他？”

蓝羽这才恭敬的应道：“晚辈见过这位石兄一面。”

那矮老人双眉一剔道：“他姓石？”

蓝羽道：“是啊！他便是石承先了！”

矮老人忽然哈哈大笑道：“石承先么？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了……”笑声一敛，冷冷的向石承先道：“你就是石啸风的儿子，甘松树的传人石承先？”

听他的口气，似乎还有些不相识呢！

石承先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区区，不知老人家又是什么人？”

那矮老人忽地向身旁那位道长笑了一笑，道：“道兄，这小子怎地连老夫都不认识？看来那是真孤寡闻得很！”

那白发道人稽首笑道：“老檀越成名太久，像他这等后生晚辈，自是不知的了！”

矮老人点头道：“有道理，有道理……”

他话音未已，龙门老人已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罗放，想不到你这老儿也投入天香门，作人走狗，倒叫老夫好生好笑啊……”龙门老人语音一顿，果真顿天大笑不已！

那矮老人被他笑得呆了一呆，忽地两眼一翻，大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竟然知晓老夫是谁？”

石承先听得心中暗笑，忖道：“这老儿奇怪得很，人家不知他是谁不行，知道他是谁又不行，果真不讲理得很呢！……”

寻思间，戴天行也笑道：“天山四友中的拳绝罗放，自



然是名闻天下，无人不知的了！”

那矮老人原来是天山四友之一，却把石承先听得愣了一愣！

他似乎记得，师父曾对自己提起过这四位老人，他们行事虽然怪异，但却也不是那为非作歹之徒，眼下他们居然也被天香门罗织在门下，自是使他大感惊讶了！

罗放听得戴天行之言，不由得皱眉道：“你又是哪一位？老夫真被你们弄糊涂了！”

敢情，人家只晓他的身份，他却不知人家是谁，是以心中老大不高兴！

戴天行却是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夫戴天行，罗兄可曾听人说过？”

罗放闻言一怔，道：“阁下就是那位武林二王之中的犬王么？”

戴天行大笑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老夫！”

那罗放两眼一翻道：“戴天行在老夫面前，你也敢倚老卖老么？”

戴天行道：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，戴某回敬你几句，那也没有什么不可！”

罗放双眉一扬，仰天大笑道：“戴天行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戴天行也不甘示弱，呵呵笑道：“戴某胆子大小，罗兄似是不用费心了！”

罗放冷冷的笑了声，接道：“老夫不想与你斗口，戴天行，周化雨等人，可是伤在你们手中？”

戴天行笑道：“是又如何？”

罗放道：“要你偿命！”

戴天行大笑道：“就凭天山四友的名头，阁下这话倒也不算为过！只是，有一桩事，阁下可莫要忘记了！”

罗放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戴天行道：“阁下看错了对象了！”

罗放怔一怔道：“你不把老夫放在眼中么？”

戴天行道：“戴某在武林之中，也是薄有名气之人，天山四友却也吓我不倒！”

罗放脸色一沉，向身旁的那位道人道：“道兄，你先将这姓戴的拿下！”

那道人稽首道：“贫道遵命！”

转身向戴天行道：“施主，贫道天宁稽首了！”

他报出了名号，石承先不禁一呆，暗道：“原来这老道竟是武当的长老么？看来这道人身旁的和尚，也必是武林六大门派中的子弟了！”

戴天行闻言似也是有些意外，笑道：“原来是武当长老天宁道友么？戴某失敬了！”

天宁道长苦笑道：“施主好说……”语音一顿，拔出身后长剑，接道：“贫道奉命拿下施主，恕贫道得罪了！”

平平举剑，直向戴天行刺来。

戴天行哈哈一笑，抬手挥拳，便向天宁道长的长剑之上拍去。

天宁道长见他竟然赤手空拳，对抗自己手中长剑，不由得脸色一变，撤回剑势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施主，你很狂傲啊！为什么不亮出你的宝剑？”

戴天行知道以他武当长老的身份，慨然亮出了宝剑，而对手竟是赤手空拳，他当然是无法下得了台，只有撤回宝剑的了！

当下淡淡一笑道：“道长乃是武当使剑的第一高手，戴某如是也用宝剑那才真叫狂傲呢……”

语音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道长不用心中不安，戴某不亮兵刃，那自然是有原因的了！”

天宁道长怔了一怔，尚未答话，那罗放已然怒道：“道兄，老夫要你将他拿下，并非是要你与他讲的什么江湖礼节，他即是束手不战，你也可以刺他十剑！”

言下之意，甚至不惜群攻了！

天宁道长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罗护法……”

罗放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你不用多说了！老夫限你十招之内，将他拿下！”

天宁道长面色一整，连忙稽首道：“贫道遵命！”

长剑一挥，直取戴天行咽喉部位。

戴天行心中明白，天宁道长在武当素有第一高手之誉，自己与他相搏，如是取用兵刃，倒也不会落败，但如真个赤手空拳相对，胜负之机，就十分难量了。

但他话已说满，此时再将长鞭取出，却是有些难堪，当下只好双掌一错，交互的拍出了两掌。

天宁道长皱了皱眉，长剑去势未变，迅快的手腕一压，剑锋从戴天行掌力之中穿出，削向左臂之下。

这一招变化极快，戴天行一惊之下，被迫得倒退三步，方始让开。

龙门老人看得双眉一扬，大声道：“戴兄，你不必谦让了，赤手空拳，岂是武当第一高手之敌……”

他话音未已，石承先已然伸手拔出长剑，闪身挡向戴天行身前，接道：“戴老，让晚辈来试试他的剑法！”刷的一声，宝剑飞舞而出。

天宁道长被迫退了戴天行之后，并未跟进，眼见石承先横身挺剑刺来，他右手长剑斜斜向上一撩，封向石承先的来剑，口中却道：“小施主，你快快退下，贫道向来不与后生晚辈动手……”

余音未已，耳中已然传来当的一声脆响。

天宁道长正觉右臂一震，虎口发麻，一念轻敌，长剑几乎被石承先震的脱手飞去！

天宁道长呆了一呆，脱口道：“施主好腕力！”

石承先冷冷一笑道：“区区虽然是后生晚辈，但道长只怕尚无击败区区之能！”

剑锋一转，寒光乍现，刷的一声，第二剑直刺天宁道长右胸。

天宁道长这回可再也不敢大意，一招“丹凤朝阳”，剑尖直夺石承先右肘而来。

他这一招剑法，用的正是攻敌必救之招，石承先如想伤那天宁道长，则自己的右手，也必然报废在天宁道长的长剑之下。

是以，天宁道长的脸上，现出了得意之色，心想那石承先究竟是经验不足，自己凭着这招两败俱伤的打法，必可将他迫退了！

但他却没有料到，石承先一身武功，已得甘布衣九成真传，天宁道长这一招剑法，虽然狠毒，但对他而言，却是不值一笑！

石承先剑势未变，依然向前刺去，只是右肘一沉，避过了天宁道长的来剑，身子向左一旋，人已转到天宁道长的左侧。

天宁道长睹状大吃一惊，摇身向后便退。

饶令他应变极快，但觉左胸一凉，石承先长剑的剑锋，已然将他的左胸，划了一条长达三寸的裂口！

一缕鲜血，顺着道袍汨汨滴落。

石承先并无杀人之心，是以剑锋也不过点到为止，眼见天宁道长已然负伤，立即收手后退，抱拳一笑道：“承让了！”

他出手只是两招，就将武当第一剑手伤在剑下，只把那掌绝罗放看得呆了半天！

天宁道长脸如死灰，仰天长叹一声，缓缓抬起了右手，回剑便向自己咽喉刺去。

他这等举动，如是很快，也许就会引起罗放等人的注意，只因他抬手执剑的姿势，很像把长剑还入剑鞘之中，是以，站在他身后的同来之人，并未料到，他会有了自戕之心！

容得他横剑抹向咽喉，他们想救，却也来不及了！

但石承先却因站在天宁道长的对面，瞧的比较真确，就在天宁道长剑锋离那咽喉不及两寸距离，石承先大喝一声道：“道长不可轻生……”

身形一闪，右手一招，迅快无比的点中了天宁道长的曲池穴。

只听当的一声，天宁道长的宝剑，已然脱手掉落在石地之上。

天宁道长双目一闭，两颗晶莹的泪珠，滚了出来。

他右手横在胸前，痛苦的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这是何苦啊……”

石承先闻言，愣了一愣，道：“道长，你才是何苦来哉呢？胜败乃是兵家常事，倘是一个人落一次败，就自杀一次，那武林人物，岂不要死光了么？”

他这话虽然有些不尽其然，但听在天宁道长的耳中，倒宛如醍醐灌顶，将他从悲苦的深渊，救了回来！

他看了石承先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小施主，活命之恩，贫道终身记下了……”

石承先淡淡一笑，伸手拍开了天宁道长的穴道，说道：“道长好说！”目光一转，向罗放接道：“尊驾是天香门的护法么？”

罗放大概是被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弄得心情大为紧张，一直在旁发呆，这时听得石承先喝问，方始定了定神，大声道：“不错！”

石承先指着同来的另外四人道：“他们呢？”

罗放道：“你是想知道他们的名姓么？”

石承先道：“区区正要请教！”

罗放目光闪动，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看在你老弟两招便将天宁道长击败的份上，老夫应允了你！”

他话音一顿，指着身旁的和尚道：“这是本门七大使者之一，峨嵋派元化大师！”

那元化大师合十向石承先见礼道：“老衲见过石施主！”

石承先略一抱拳，道了声：“不敢！”

罗放这时又指着元化大师身侧的那位黑衣老人，道：“这是本门卅分坛坛主，白骨神锤庄和明！”

庄和明拱手为礼，脸上的神情，甚为冷淡。

罗放看了看最后的那一位银衫老人，笑道：“这一位也是本门七大使者之一，点沧第一高手，人称百手剑程景穆！”

石承先——跟他们见过了礼，心中却是暗道：“果然不错，武林六大门派的高手，全都投入了他们手下，天香门的实力，当真是不可轻侮……”

寻思之间，只听得罗放朗声笑道：“石老弟，你们这同行的两位朋友，可否也报个名号上来？”

石承先闻言，却是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区区的这位同伴么？”

罗放道：“不错！他们也总该有个名姓吧！”

石承先笑了一笑，道：“这位老前辈自称龙门老人……”

龙门老人在石承先张口之际，便已放声大笑。石承先话音一顿，他立即接道：“老夫龙门，至于老夫身旁这位兄弟，他叫陈隐！”

敢情，龙门老人早就替那避因大师想好了一个假姓名，只因他怕石承先说漏了嘴，故而赶快代他报了出来。

罗放听得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耳生得很，两位必不大在武林中走动的！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！”但他语音微微一顿，却又接道：“老夫虽然不大与武林同道交往，但对武林中的大小事故，知道的可不算少！”

罗放想起，龙门老人能够知晓自己的名号，足见他这句对武林事故知晓不少之言，并非骗人，当下笑道：“老夫相信，尊驾没有说假，不过……”他沉吟了一下，接道：“不过，老夫觉出尊驾似是不曾报出真姓名！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名姓如同钱财，俱是身外之物，尊驾又何必斤斤计较？”

罗放被他说得先是一愣，继而哈哈大笑道：“是啊！老夫多此一问了！”

龙门老人脸色一寒，接道：“老夫隐居龙门，已有多多年，天香门忽然派人来此，不知为了什么？”

罗放双眉一扬，笑道：“阁下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假的不知道？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老夫问你，你再问我，岂不是笑话么？老夫若是知道，又何必多费唇舌？”

罗放见他这等说法，倒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当下沉声道：“本门有人来此，乃是寻找一个和尚！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什么和尚？”

罗放道：“少林长老，澄因大师！”

龙门老人大笑道：“老夫瞧你们八成晕了头啦！那澄因大师乃是少林长老，你们就该去少林寻找，跑到这龙门来，又是为何？”

罗放冷冷地看着龙门老人一瞬，沉声道：“尊驾隐居龙



门多久了？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三年左右！”

罗放目光一转道：“没有见过澄因大师来此？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没有！”

罗放回答得斩钉截铁，倒叫罗放怔了一怔。

这时，那位百子剑程景修忽然在旁笑道：“罗护法，这位龙门兄台之言，不可尽信！”

罗放道：“程兄有何高见？”

程景修道：“此人既然不肯以真名相见，可见其中有诈！”

罗放道：“不错！老夫也觉得有些不对劲！”

龙门老人白眉耸动，大笑道：“程景修，你心里在搞什么鬼？就你猜想，老夫是谁？”

程景修怔了一怔道：“这个……程某尚未想出！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你既然没有想出来，最好呆在一旁，莫要胡思乱想！”语音一顿，向罗放冷冷喝道：“罗放，老夫为人，向来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但如有人找到老夫头上，老夫可也不是怕事之人！”

语气严厉，大有罗放一语不慎，即可掀起了一场杀机之势。

罗放也不是个好惹的人物，闻言冷笑道：“尊驾那是要动手么？”

龙门老人道：“动手与否，此刻言之过早，不过，你们既然胆敢闯入老夫隐居之处，少不得要受到一些教训！”

罗放脸色一变，喝道：“什么教训？”